

# 集韻 研究

◎ 趙振鐸 著

 語文出版社

# 集韻 研究

◎ 趙振鐸 著

● 張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韻研究/赵振铎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5  
ISBN 7-80184-519-6/H·52

I. 集… II. 赵… III. ①汉语-韵书-中国-北宋②集韻-研究 IV. H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7542号

集韻研究

赵振铎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E-mail: ywp@ywc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90毫米×1240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97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弁 言

《集韻》是宋朝繼《廣韻》之後又一部官修的大型韻書，它收字多，注音複雜。以前有人認爲它是一個大雜燴，沒有多大用途，其實只要運用得當，它對於研究古音，探索詞義，考察字形結構還是很有作用的。

我開始接觸《集韻》，打算研究它，時間還是比較早。那是一九五六年，國家制定了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規劃，語言學方面也相應有一個十二年規劃，那就是通常所說的“藍皮書”。組織上號召我們青年人向科學進軍。爲了響應號召，我想定一個大一點的規劃，想到祖父少咸教授的《廣韻疏證》已經成書，就想像他老人家一樣把《集韻》拿來研究一番。回家時就把這個想法告訴祖父，沒想到祖父對我的想法並不以爲然，他說：“你現在正在教《語言學引論》，才教了一遍，還不能夠說熟悉，應該先把教學任務完成好，再說別的。”接著他把話鋒一轉，談到《集韻》的研究，他說：“研究《集韻》比研究《廣韻》更困難，我研究《廣韻》，前後用了三十年，現在才有點眉目。你要研究《集韻》，憑你現在的學識和功力，還很不夠。你的書讀得太少太少，應該多讀一點書，有了積累再說研究。”聽了祖父的話，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談想研究《集韻》的問題。

這時我想到在北大進修期滿，去向導師高名凱教授辭行的時候，高先生曾經建議我研究中國語言學史的話。我想還是照高先生的教導，先讀一些書再說。於是就選了《爾雅》、《方言》、《釋名》三種書仔細閱讀，讀完一種就寫一篇讀書筆記交給祖父，祖父都認真修改。當時教學任務和社會工作都比較多，學習進度很慢，但是幾年時間還是把這些書讀完了。祖父看我還用功，就對我說：“你大學期間音韻學有了一定基礎，中學時候又讀了段注《說文》，現在換一個方向，讀一部訓詁學書吧。”他指定我讀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我用了三年時間把

這部書讀完，寫了一篇讀書筆記。祖父看了很滿意，他鼓勵我再讀一些書就可以找一部專書來研究了。但是我曾經向他談到想研究《集韻》的事，他可能已經忘記了。

在那“史無前例”開始的時候，祖父受到衝擊，家里的幾十箱藏書連同孟倫姑丈寄放我家的七十多箱書全被“紅衛兵”們抄去，祖父幾十年辛勤寫成的《廣韻疏證》和《經典釋文集說附箋》也被抄去，祖父因之含恨去世。我也因是當權派而關進“牛棚”，失去自由，後來那些管我們的人忙於武鬥，放鬆了對我們的管理，我纔有時間看書了。我向一位先生借了一部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來讀，因為早就聽我父親講，孫詒讓這部書裏面有豐富的材料，還沒有人系統地整理過。在讀的時候也留意作一些讀書筆記，匯總一些材料。在那個年代讀書是犯法，我則是爲了排遣時光，將來幹什麼，誰也不知道，但是多讀一點書，多一些知識總不是壞事。就這樣斷斷續續把這部書讀完了，寫了一大摞筆記卡片。

研究《集韻》舊事重提是在一九七五年，那時我和武漢大學的李格非教授都參加了《漢語大字典》的編纂工作。在一次工作會議休會的時候和他談到如何加快字典工作的時候，他說：《集韻》收了五萬多字，如果能夠將所收的那些字弄清楚了，也許工作的進度能夠加快。這使我又想起當年曾經有過整理《集韻》的打算，利用字典編纂的條件，凡是和《集韻》有關的資料都把它記錄下來。在工作閒暇的時候，用《廣韻》和《集韻》作了一次對比。又把方成珪的《集韻考正》和陸心源的《集韻校》找來看了一遍。在編字典的資料建設階段，我曾經提出作一套《周禮正義》的資料卡片，因為我已經意識到孫詒讓的書裏面有很多資料對字典編纂大有好處，而對研究《集韻》，這套資料也很有用。因為工作量大，不是一般的人能夠作的，結果這項工作擱淺了。但是我卻通過制作這套卡片，積累了不少有用的資料。

當時字典工作任務重，我作爲常務副主編，兼編纂處副主任，主持編纂處的日常業務工作，空閒的時間不多。但我還是留心收集和《集韻》有關的材料。凡是和《集韻》有關的材料都抄錄下來。

到一九九〇年春天，《大字典》的工作告一段落，全部稿件都處理完畢，交到印刷廠。我閑了下來，開始整理收集到的有關《集韻》的材料，發現數量非常可觀。這時，我報的第四期博士點基金項目整理《集韻》也批了下來，一共五千圓人民幣，除了學校社科處提取管理費五

百圓外，我用剩下來的錢作了一套《集韻》的工作本，還有餘額，就決定去國內一些圖書館查書。剩下的錢當然不夠，就從自己平日存款裏面取出一些補上。

我和髮妻鄒先覺去了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寧波天一閣文管所、杭州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當年下半年又去了北京圖書館。在各圖書館諸位館領導和工作人員的大力支持下，看了不少《集韻》的善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記得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查到一個清影宋鈔本《集韻》，書名編號是 4861，查該書藏書單位檢索表編號是 0244，這是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的代號。當時金文明教授正在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工作，就託他幫忙查找，他沒有查到。但是他並不就此罷休，他讓學院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仔細核查，為什麼《善本書目》會把這部書的藏書地點擺到了中醫學院？過了幾天，中醫學院一位工作人員到我們看書的上海圖書館找到了我們，告訴我，這部書在復旦大學，《善本書目》留底的卡片藏書單位編號是 0241，原來如此。後來我們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看到了這部書。這些先生的負責精神，令我們感動不已。從《善本書目》上我查到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袁廷禱和勞權的校本，雖然不是全帙，僅存把卷，也打算找來看一下，管理善本的張善性先生去書庫查了幾遍，最後告訴我，上海圖書館原來確實有這部書，因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物資，落實政策時已經退給書主了。沒有看到這部書還是感到遺憾。

這次外出訪書，增長了不少見識，結識了不少朋友，他們熱情地支持我的工作，給我們解決困難，提供工作上的方便，很多事情令我們至今忘記不了。對支持過我查書，為我們提供資料的先生們，我們深深地表示謝意和敬意。

這時我已經六十二歲，照理說該退休了。我原來想收集到這麼多材料，退休以後用十年時間把整理《集韻》的工作完成。但是也就是在這一年的時候，系領導通知我，我被增列為漢語史專業的博士生導師，明年就要招生，原來的打算落空了。新的培養博士生的工作佔去了我不少時間。一直到二〇〇〇年，接到學校發的退休證，我這纔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集韻》的整理研究工作中去。我把原先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梳理，從辭書學和文獻學的角度對《集韻》作了一番探討，寫成了這本《集韻研究》，書末也談到對今後研究《集韻》的設想。這本書也可以說是我近年研究《集韻》的一個小結，有關《集韻》的研究我還會繼續

下去,這本書僅是我研究的開始。自審賦性顛蒙,識見不廣,缺點錯誤所在難免,懇請方家、學者和讀者,不我遐棄,多給指正。

振鐸謹序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 目 錄

|     |    |       |         |
|-----|----|-------|---------|
| 第一章 | 撰人 | ..... | ( 1 )   |
| 第二章 | 結構 | ..... | ( 7 )   |
| 第三章 | 收字 | ..... | ( 29 )  |
| 第四章 | 注音 | ..... | ( 54 )  |
| 第五章 | 釋義 | ..... | ( 144 ) |
| 第六章 | 版本 | ..... | ( 160 ) |
| 第七章 | 校理 | ..... | ( 182 ) |

## 第一章 撰 人

《集韻》卷首《韻例》說：

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戢建言：陳彭年、（邱）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戢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脩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爲之典領。<sup>〔一〕</sup>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王應麟《玉海》所記略同。《郡齋讀書志》卷一下說：

《集韻》十卷，皇朝丁度、李淑與宋祁、鄭戢、王洙、賈昌朝同定，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sup>〔二〕</sup>

《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說：

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戢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于序。《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sup>〔三〕</sup>

《玉海》卷四十五說：

景祐《集韻》十卷（原注：崇文目有之），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日進呈做行。<sup>〔四〕</sup>

但是，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南宋淳熙丁未年金州刻本《集韻》卷十刊有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典奉旨鑿版施行牒文。牒文稱：

景祐元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三司戶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館鄭戢等奏：“昨奉差考校御試進士，竊見舉人詩賦多誤使音韻，如敘序、坐座、底氏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釋轉音，重疊不分，去留難定，有司論難，互執異同，上煩聖聽親賜裁定。蓋見行《廣韻》、《韻略》所載疏漏，子注乖殊，宜棄乃留，當收復闕，一字兩出，數文同見，不詳本意，迷惑後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廣韻》，使知適從。”詔祁、戢與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詳定。又以都官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嘗纂《羣經音辨》，奏同刊修。至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鑿版施行。<sup>〔五〕</sup>

這份牒文，曹本和它的母本南宋潭州刻本以及南宋明州刻本都有大量缺脫，只有金州本保存完好（引錄時對個別異體字作了規範）。

《玉海》在“景祐四年”下有小注云：“一云元年三月。”因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四竟記載：景祐元年四月丁巳，“詔宋祁、鄭戩、王洙同刊《廣韻》、《韻略》，命丁度、李淑評定之。”<sup>[六]</sup>

牒文的後面列了參與刊修、詳定、校勘人的官銜和姓名。隨後又說：

慶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送國子監施行。說明這部書倡導編寫是在景祐年間，編成於寶元二年（1039），刻成於慶曆三年（1043）（景祐、寶元、慶曆都是宋仁宗朝的年號）。

金州本《集韻》卷十後面有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鑲版施行牒文，下列趙師民等銜名十八行。他們是：

校勘 天平軍節度推官丞奉郎試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兼冀王瀾王宮教授臣趙師民

校勘 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子監直講兼蘇王宮伴讀武騎尉臣孫錫

刊修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史館檢討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臣王洙

刊修 宣德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宋祁

刊修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判大府寺同管勾國子監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賈昌朝

刊修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上騎都尉陽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鄭戩

詳定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勾當三班院兼管勾祥源觀事輕車都尉平棘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淑

詳定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判秘閣兼判太常禮院羣牧使柱國濟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魚袋臣丁度

此下又有“慶曆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送國子監施行”文字。下又列賈昌朝等銜名八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輕車都尉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賈昌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臨淄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五百戶食實封參仟

壹百戶臣晏殊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昭文館大學士上柱國京兆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五百戶食實封二千肆百戶臣章得象

宋祁和鄭戩在倡導修定前朝韻書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生於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卒於仁宗嘉祐六年（1061），《宋史》有傳，附在他的哥哥宋庠傳後面<sup>[七]</sup>。傳稱：“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預修《藉田記》、《集韻》。”

宋祁和鄭戩的上表，沒有流傳下來。在《集韻》卷十後面所附丁度等進呈奉旨鑄版施行的牒文中曾經引用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三司戶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館等奏的話語。前面曾經提到過，從他提到的內容看，可能是奏稿的節引，不是奏稿的原文。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生於宋太宗淳化二年（992），卒於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史》有傳<sup>[八]</sup>，但是他的傳裏面找不到他參與修纂《集韻》的記載。

賈昌朝是《集韻》修纂工作中一個重要人物。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生於咸平元年（998），卒於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史》有傳<sup>[九]</sup>。傳載：“所著《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羣經音辨》是賈昌朝最有影響的著作。他認為羣經字多假借，形成了同字而音義有異的現象，前儒音訓繁多又彼此不同，所以寫這部書加以辨析。賈昌朝參與了《集韻》的編纂工作，《集韻》裏面對這部書多有採用。《羣經音辨》卷末有寶元二年牒文稱：

翰林學士丁度等劄子奏：昨刊修《集韻》，曾奏取賈昌朝所撰《羣經音辨》七卷。參酌修入，備見該洽。今寫錄到淨本進呈，欲送中書看評施行，取進止牒，奉敕宜令崇文院雕印頒行。牒至準敕，故牒。<sup>[-〇]</sup>

足以看出賈昌朝在《集韻》編纂中的作用了。<sup>[-一]</sup>

《韻例》中與賈昌朝同時並提的還有王洙。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生於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卒於仁宗嘉祐二年（1057），《宋史》有傳<sup>[-二]</sup>。史稱王洙“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提到了他參與《集韻》的編纂工作。

前面提到，參加《集韻》編纂的還有李淑。李淑，徐州豐人，字獻臣，生卒年不詳。《宋史》把他的傳附在他父親李若谷的傳後<sup>[-三]</sup>。據《宋史》記載：

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為時所稱。其他文多載取古語，務為奇險，時人不許也。……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鑿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二篇，所著別集百餘卷。

這些敘述裏面沒有提到他編纂《集韻》。從《集韻》一書的“韻例”提到他，金州本卷末把他放在“詳定”之列，排在丁度之前，即或這個排名前後不一定有多大意義，但是他和丁度同在“詳定”之列，說明他在《集韻》編纂工作中的作用。

在《集韻》的編纂中丁度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

丁度，字公雅，祖籍恩州清河。生於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卒於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史》有傳<sup>[-四]</sup>。傳稱：“度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為《書命》十餘篇。”又稱：“度性淳質，不為威儀，具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沒有提到修纂《集韻》的事，但宋代文獻和後日公私書目都說丁度修纂《集韻》。除前面引到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玉海》外，還可以舉出以下一些：

《通志·藝文略》：“《集韻》十卷，丁度等修。”

《宋史·藝文志》：“丁度《集韻》十卷。”

這些都可以說明丁度在《集韻》修纂中的作用。

在此之前，丁度曾經參與了《韻略》的編纂。根據《直齋書錄解題》卷三的記載：

《韻略》，雍熙殿中丞邱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知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sup>[-五]</sup>

《玉海》卷四十五“景祐新定韻略”條的記載：

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詔效行新定《韻略》，送州冑監鑄板。先以舉人用韻多異，詔殿中丞邱雍重定《切韻》。陳彭年言：省試未有條格，命晁迥、崔遵度等評定刻於《韻略》之末。祥符三年二月己酉，太常博士邱雍編通俗文字為《篇韻筌蹄》三卷上之，詔褒之。四年六月，詳定諸州發解條例附於《韻略》。景祐四年六月丙申，以丁度所修《韻略》五卷效行。初說書賈昌朝言：《韻略》多無訓釋疑混聲重疊字，舉人誤用。詔度等刊定窄韻十三許，附近通用混聲重字具為解注<sup>[-六]</sup>。

“景祐集韻”條下也提到賈昌朝請修《禮部韻略》“窄韻”的事。

昌朝又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sup>[-七]</sup>

《崇文總目》卷一“小學類”下面也說：

景德四年咸綸評定《韻略》五卷，見《玉海》卷四十五引《中興書目》。《中興書目》另有景祐《禮部韻略》五卷，謂丁度等承詔重修。<sup>〔一八〕</sup>

寧繼福先生認為丁度的《韻略》是《集韻》未定稿的簡縮<sup>〔一九〕</sup>，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這樣認識，丁度在受命編纂《集韻》之前已經奉詔從事撰寫《韻略》的工作，輕車熟路，所以仁宗皇帝才下詔讓他來編寫《集韻》。

金州本《集韻》卷末首列從事該書校刊的兩人，一個是趙師民，另一個是孫錫。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宋史》有傳<sup>〔二〇〕</sup>。但是生卒年不詳。據史書稱：“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於吏治，政有惠愛，曾奏蠲陝西早租。又欲論榷酤諸蔽，會仁宗不豫而止。嘗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

孫錫，《宋史》無傳。根據王安石寫的墓誌<sup>〔二一〕</sup>，孫錫字昌齡，青州臨淄人，天聖二年進士。墓誌銘稱：“以熙寧元年（1068）正月十日卒，年七十八。”按照這個來推斷，他應該生於宋太宗淳化二年，即公元991年。墓誌銘又稱：“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修《集韻》。”他參與《集韻》的工作是有案可據的。

書末刊刻階段還有賈昌朝、晏殊和章得象三人主其事。賈昌朝參與了《集韻》的編纂，前面提到他是刊修之一。晏殊，字同叔，臨川人。生於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卒於仁宗至和二年（1055），是宋代有名的詞人，《宋史》有傳<sup>〔二二〕</sup>。章得象，字希言，生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卒於慶曆八年（1084），《宋史》有傳<sup>〔二三〕</sup>。傳稱：“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為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因此人們稱他是浦城人。咸平五年進士，累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翰林學士，在翰林多年。

這份清單把《集韻》的編纂過程，參與的人員以及各人的職責都講清楚了，是研究《集韻》編纂史的寶貴資料。如果不是金州本把這一頁保存下來，後人將不可能這樣詳盡地了解《集韻》全書的編纂情況。

## 【附注】

〔一〕本書引用《集韻》以清嘉慶十九年顧廣圻重修本為依據，並參考了南宋明州本、潭州本和金州本。

〔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下，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

〔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廣雅書局刻本。

〔四〕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五，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

- [五]上世紀南京大學魯國堯教授講學東瀛曾複印得一部，蒙見示，謹致謝忱。
- [六]《玉海》卷四十五。
- [七]《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 [八]同上卷二百九十二。
- [九]同上卷二百八十五。
- [一〇]《羣經音辨》卷末。
- [一一]參看張渭毅“論《羣經音辨》對《集韻》的影響”，《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三輯，2000年，商務印書館。
- [一二]《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 [一三]同上卷二百九十一。
- [一四]同上卷二百九十二。
- [一五]《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 [一六]《玉海》卷四十五。
- [一七]同上。
- [一八]《崇文總目》卷一。
- [一九]忌浮《〈禮部韻略〉討源》，《語言研究》1994年增刊上冊。
- [二〇]《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 [二一]《王臨川先生全集》卷九十七《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九年撫州刊本。
- [二二]《宋史》卷三百一十一。
- [二三]同上。

## 第二章 結 構

《集韻》在編排方面和《廣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了解它的編排結構，對於認識和利用這部書有很大的好處。《集韻》卷首有韻例十二條，是全書的總綱。這裏所說的“韻例”，相當於後世所說的凡例。在十二條韻例裏面，屬於收字的五條，屬於注音的五條，屬於釋義的兩條。這只是一個大概的歸類，其實有的凡例一條裏面同時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如韻例的第五條講文字的借用就既有文字的問題，又有釋義的問題。

《廣韻》二百零六韻的格局是在前代韻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集韻》基本上繼承了《廣韻》二百零六韻的系統，沒有作什麼更動。只是少數韻目的順序有了一些變化，有些小韻在歸併上有所不同，《廣韻》屬於這一個韻，《集韻》卻屬於另一個韻；而在小韻內部收錄了一些《廣韻》沒有收錄的字。由於它收錄的字相對要多一些，收列的音切比較繁複，於是把《廣韻》的五卷一分為二，計平聲四卷，上聲、去聲、入聲各二卷，總共十卷。

### 一

關於《廣韻》承用舊文，以前對它的了解比較籠統，認為它大體上是因襲前代韻書。上個世紀，各種唐五代韻書殘卷陸續發現，特別是故宮全本王仁昫《刊謬補闕切韻》影印本問世，用這些殘卷材料比勘《廣韻》，不難發現，在切語用字和字義的釋文方面，《廣韻》與它們非常接近。對於《廣韻》用舊文的內涵有了更明確的認識。而《集韻》在這些方面卻有很大的不同。只要把兩部書和唐五代韻書殘卷作些比較，就能夠說明問題。試以《集韻》、《廣韻》和唐五代寫本韻書殘卷的《職韻》作一些比較<sup>〔1〕</sup>。先比較切語：

| 字頭 | 《集韻》 | 《廣韻》 | 王 韻 | 裴正字 | 唐 韻 |
|----|------|------|-----|-----|-----|
| 職  | 質力切  | 之異切  | 之異反 | 之異反 | 之異反 |
| 識  | 設職切  | 賞職切  | 商職反 |     | 常寔反 |
| 渥  | 叱力切  | 昌力切  | 模糊  |     |     |
| 寔  | 承職切  | 常職切  | 常職反 | 常職反 | 常職反 |

## 第二章 結構

|   |     |     |     |     |     |
|---|-----|-----|-----|-----|-----|
| 食 | 實職切 | 乘力切 | 乘力反 | 乘力反 | 乘力反 |
| 側 | 札色切 | 阻力切 | 模糊  | 阻力反 | 阻力反 |
| 色 | 殺測切 | 所力切 | 所力反 | 所力反 | 所力反 |
| 測 | 察色切 | 初力切 | 槍力反 | 初力反 | 初□反 |
| 崩 | 實側切 | 士力切 | 士力反 | 士力反 | 士力反 |
| 息 | 息即切 | 相即切 | 相即反 | 相即反 | 相即反 |
| 卽 | 節力切 | 子力切 | 子力反 | 子力反 | 子力反 |
| 聖 | 疾力切 | 秦力切 | 秦力反 | 有誤字 | 模糊  |
| 陟 | 竹力切 | 竹力切 | 竹力反 | 竹力反 | 竹力反 |
| 敕 | 蓄力切 | 恥力切 | 褚力反 | 恥力反 | 恥力反 |
| 直 | 逐力切 | 除力切 | 除力反 | 除力反 | 除力反 |
| 力 | 六直切 | 林直切 | 良直反 | 良直反 | 林直反 |
| 匿 | 昵力切 | 女力切 | 女力反 | 女力反 | 女力反 |
| 弋 | 逸織切 | 與職切 | 與職反 | 與職反 | 與職反 |
| 殛 | 訖力切 | 紀力切 | 紀力反 | 紀力反 | 紀力反 |
| 絕 | 迄力切 | 許極切 | 許力反 | 許力反 | 許力反 |
| 億 | 乙力切 | 於力切 | 於力反 | 於力反 | 於力反 |
| 極 | 竭億切 | 渠力切 | 渠力反 | 渠力反 | 渠力反 |
| 礙 | 鄂力切 | 魚力切 | 魚力反 | 魚柳反 | 魚力反 |
| 輶 | 乞力切 | 丘力切 | 丘力反 | 丘力反 | 丘力反 |
| 或 | 越逼切 | 雨逼切 | 模糊  | 榮逼反 | 模糊  |
| 洳 | 忽域切 | 況逼切 | 況逼反 | 況逼反 | 況逼反 |
| 埒 | 拍逼切 | 芳逼切 | 模糊  | 芳逼反 | 芳逼反 |
| 逼 | 筆力切 | 彼側切 | 模糊  | 彼力反 | 脫去  |
| 愎 | 弼力切 | 符逼切 | 皮逼反 | 符逼反 | 符逼反 |
| 審 | 密逼切 | 亡逼切 | ——  | ——  | ——  |
| 耗 | 丁力切 | 丁力切 | ——  | ——  | ——  |
| 日 | 而力切 | ——  | ——  | ——  | ——  |

從列表比較可以看出，雖小韻的第一個字《集韻》和《廣韻》大體相同，但也有幾個字兩部韻書並不相同。如“側”，《廣韻》小韻第一個字列的是“稜”，而“側”字卻擺在比較後的位置；“卽”，《廣韻》用“卽”，而把“卽”列在第二；“億”，《廣韻》用“億”；“礙”，《廣韻》用“礙”；“或”，《廣韻》用“域”；“耗”，《廣韻》用“𦉳”，都是小韻的第一字有所不同。至於韻末的“日”這個小韻，《廣韻》沒有收錄。說到切語，除了“陟”字兩書同用“竹力”，“耗”字，如前指出，兩書首字不同，但是切語卻都是“丁力切”外，其餘則用字不

完全相同。如果就唐五代寫本韻書殘卷來看切語相同的字還是比較多的。

再就字頭下面的釋文來看，以“職”這個小韻的字作為例子進行比較：

職 《集韻》：“職、臧，質力切。《說文》：說微也。一曰：主也，業也。或从身。文二十一。”

《廣韻》：“職，《爾雅》云：職，主也，常也。《博雅》云：業也。《字林》云：記微也。又姓。《周禮》有職方氏。其後因官為姓。《風俗通》云：漢有山陽令職洪。之翼切。九。”按：从“身”之“臧”，《廣韻》另立字頭，注明：“俗。”

王韻：“臧，之翼反。主官。本作戡，亦作職。六。”

裴正字：“職，之翼反。正從耳。五。”

《唐韻》：“職，主也。《字林》□□反。又姓，《風俗通》：漢有山陽令職洪。之翼反。六加一。”

戡 《集韻》：“戡，《說文》：闕。”

《廣韻》：“戡，《說文》云：闕。‘職’、‘識’字从此。”

織 《集韻》：“織，……，《說文》：作布帛之總名也。樂浪挈令从糸从式。徐鉉曰：‘挈令蓋律令之書也。’或作……，古作……。”

《廣韻》：“織，組織。《說文》曰：作布帛總名。”

王韻：“織，緯紵。”

裴正字：“織，織絡。”

《唐韻》：“織，組織。”

臧 《集韻》：“臧，脯臠也。長尺有寸。”

《廣韻》：“臧，油敗。”

王韻：“臧，油敗。”

裴正字：“臧，油敗。”

《唐韻》：“臧，油敗。”

櫟 《集韻》：“櫟，《說文》：戈也。通作職。”

《廣韻》：“櫟，櫟杙。”

王韻、裴正字未收。

蕝 《集韻》：“蕝，……，艸名。《爾雅》：蕝，黃蔞。葉似酸漿，華小而白。或作……，古作……。”

《廣韻》：“蕝，草名。似酸漿。亦作蕝。”

王韻：“蕝，草名。酸漿。”

裴正字：“蕝，草名。似酸漿。”

《唐韻》：“蕝，草名。似酸漿。”

蠹 《集韻》：“蠹，……，蠹，蟲名，蝙蝠也。或从式。”

《廣韻》：“蠹，蠹，蟲名，蝙蝠別名也。”